

## 有一种记忆叫乡愁

介子平

职业编辑

《编辑之友》副主编



昔时，太原城外皆田畴，四向有可看。东有山，西有汾，南有沼，北有泉，东南有双塔，西北有枫林。四时不同，所往有异。东山踏青，西汾观夏水，南沼冬可戏冰，北泉求神水，东南庙会，西北赏红叶。

城门之外，顿远喧嚣鼎沸，五里十里，或腿脚，或骑驴，早出发，午归来。腿脚不利者，城内有寺观，有海子，有丘阜可游。城内也静谧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沈从文致妻信谈济南印象：“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，和苏州差不多，静得很。如这么做事，大致一天可敌两天。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，干净得无一点尘土，墙边都长了霉苔，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，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。”太原情形，大致也如此，笙歌笑语，填山沸林，只在赶会时。“巷南敲板报残更，街北弹丝行诵经”“菜市喧时窗透明，饼师叫后药煎成”“朝餐欲到须巾里，已有重来晚市鱼”，偶有的市声，反使之更为寂寥。

陌上繁华，浮生长恨欢娱寡。少年四游，结伴而出，过庄闻鸡犬，偶有回首，桃花门掩，采桑树下，人已不见，春色人心，顿有其悲。“绿树连村暗，黄花出陌稀”“斜阳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”，耶稣所言“村庄是上帝造的，城市是人造的”，确系如此。兴尽疲倦，亭下小憩，花间晚照，若有所失，遂题诗于柱而不成句。往来商队，闻铃而近，恐失宁静，起身访碑于右，不成句之诗，好事者补之。若干年后，游子远归，乡愁梦碎，悲欢离合皆琐事，不知何处是吾家。

尼克松访华之时，八十岁的赛珍珠望随道同访，“我要前往镇江看看祖坟”，遇阻挠，轻身无力，伤心至极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未几，收回信，再度使之失望，原因在于其著作中含有对新政权之不屑。翌年，肺癌夺命。幸得未能成行，否则又一般失望。哪里是不屑，是对《大地》里江南乡村风情荡然无存之惋惜。

尼克松访华后，唐德刚即绕道加拿大，回访故国，此已阔别二十五载。蔷薇花开处，琉璃是我心，其脆弱至极，“当飞机进入中国领空，面对久违的故乡山河，唐德刚异常激动，用手绢掩面去卫生间大哭一场”。之后，失望而去。

余英时回访时，故土已别二十九年矣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，“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，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。那正是我的‘中国的情怀’全幅流露的时刻。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，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，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‘城郭如故人民非’的意思了”。此次回乡并未留下好印象，后来接受香港电台采访直言：“我在哪，哪里就是中国。为什么要到某一块土地上才叫中国？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。”余英时还说“我没有乡愁”，果真如此？

林海音曾访京，寻访四十二年前的青春。梦去心亦去，梦还心不还，兴奋之余，也失望之极。谈风物者，主旨皆不在风物，《城南旧事》所言，皆乡愁矣。“上海是张爱玲的，北京是林海音的”，幸亏张爱玲未归，否则曾经鸳蝶心，妆竟颦眉头。

夜雨瘦花，一片秋山，有记忆，便有乡愁。记忆固定，年龄流逝，余曲既终，依旧绕梁，刻舟求剑剑无觅，按图索骥骥已行，空留一派怅惘。世无不谢之花，天无不亏之月，年龄回不去，乡愁无所依，旧梦可重温，不可重逢。